

“小刺猬”变形记

□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
王焕霞

新学期,我接了一个新的班级。
第一天,在我的第一节课上,一个大眼睛的漂亮小姑娘气呼呼地走进来,一推桌子,一踢凳子,自顾自地发泄着心中的怒气。我走上前试图弄清原委,她却仍翻着白眼,恨恨地念叨着,无论我怎么安抚都没用。细问之下才弄明白,是有学生不小心踩脏了她刚买的小白鞋。
“中秋月明”诗歌朗诵会排练,小组长连续几次跑来告状:
“老师,小丽嫌自己的台词太少。”
“老师,小丽把我们选的诗全都否了,让我们读她选的。”
“老师,小丽不按大家编排好的队形练习。”
……

从其他学生口中得知,这个叫小丽的女孩是班级里最不好惹的,孤傲、霸道、蛮不讲理,就像全身长满刺的小刺猬。
我想,一个孩子不可能生来就如此,背后一定有某种原因。究竟是什么呢?

有一次,我布置了一篇作文,让学生给自己最喜欢的老师写一封信。
小丽给教过她的钱老师写道:“钱老师,我是那么爱您。下课的时候我缠着您跟您说东说西。无论我说什么,您从来没有烦过我,总是耐心地听着,听得津津有味。要知道,就连我妈妈也不肯听我说……”

我这才发现,小丽的内心如此孤独,她多么渴望有人能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。小丽心里的好老师,不一定课上得有多精彩,但肯听她说话。可是,我们总站在成人的角度去看学生,根本没有考虑他们内心的需求。

通过家访,我从小丽妈妈口中

得知,小丽爸爸长年在外地做生意,只有春节才能回来住几天。

小丽还有个哥哥,脾气比她更差,动不动就搅得全家鸡犬不宁。妈妈要照顾兄妹俩的学习与生活,忙着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,哪还有时间听女儿说话呢?

日久天长,小丽渐渐封闭了真实的自我,转而用一种傲慢、冷漠的方式对待他人。

既然得不到认同,就无须再被认同。活成一只刺猬,可以不让任何人伤害自己。

大致了解小丽的心理需求后,我在课堂上看小丽的眼神更温柔了。只要看到她举手,或有发言的意思,我就请她回答。

我总在学生面前表扬她:作业认真,字写得好,愿意思考……

我发现小丽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样了,我感觉到,小丽的内心正在一点点地向我靠近。

小丽思维灵活,伶牙俐齿,朗诵课文更是声情并茂,只是她性格上的缺陷遮掩了优点。我要做的是放大她的优点,让它们一个个如蓓蕾般绽放。

我特意安排小丽在经典诵读表演中领诵,在跨学科学习中担任“中医馆”的导游,还让她负责晨谈的组织,以及阅读作业的收发……

每一项任务她都主动完成,认真负责,一丝不苟,收获了不少赞誉。

小丽在语文学习上的进步有目共睹,但她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善多少。她那一副高高在上、冷若冰霜的姿态,让同学们对她敬而远之,避之唯恐不及。

如何让小丽建立班集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?我想,应该让所有学生看见小丽的变化,而不是只有我看见。

凭着她对我的信任,我找到一

个合适的时机,和小丽在一张“心灵便笺”上约定:努力做到一星期不跟同学发生矛盾。

她皱起眉头,有些为难。在我的鼓励下,她长长地舒出一口气,答应试一试。

一星期后,我拿出这张“心灵便笺”,小丽摇摇头,脸唰的一下红了。看来第一次尝试失败了,我微笑着说:“没关系,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挑战。”

“那你觉得跟同学发生矛盾的次数减少了吗?”

小丽点点头。

我拉起她的小手,说:“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,回忆一下,你是怎么克制住自己的?”

接下来的几周,虽然她跟同学的冲突时有发生,但总体状况向好。

恰巧最近班级里有个学生脚受伤了,不能去餐厅吃饭,得找人帮忙打饭;等他吃完,还要将餐具送回餐厅。

事虽然不算大,但如果天天做,

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恒心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,就当着全班的面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小丽。

“小丽,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,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。”我郑重其事。

小丽有些不好意思,但眼神中的坚定让我踏实。

果然,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,一到吃饭时间,她就冲向食堂,选好饭菜送到教室;自己再跑回餐厅匆匆吃几口,吃完后又返回教室收拾餐具。

等到受伤的学生完全康复后,我把小丽请到讲台上,当着大家的面说:“这段日子,小丽用爱心和责任心照顾同学,风雨无阻,坚持不懈,做得非常好。”

骤雨般的掌声瞬间响起,在学生的脸上,我看到了信任,看到了友情。

之后的日子,我经常看到小丽和同学结伴而行的身影。在不知不觉中,她已悄然融入班级,不再是那只浑身带刺的“小刺猬”了。

●点评:

在班级生活中,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一个学生来说极为重要。如果个体长期处于得不到承认的境地,体验到更多的是疏离感,就会出现过多的“我没用”“我不是这块料”的负面评估。久而久之,学生的学习热情就会消退,参与意识变淡,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,最终可能导致破罐子破摔。面对孤傲、霸道、蛮不讲理,如同全身长满刺的学生,王焕霞老师精心设计让爱看见、激发亮点、同伴接纳的系列教育举措,用诚心、耐心与爱心呵护学生,满足学生的内心所需,给予学生展示自我的平台,成功地激发了学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。

(点评者:杭州师范大学 周俊)



老爸老妈加把劲

近日,在江山市虎山小学运动会中,学校特地举办了一场家长拔河比赛。每个年级精挑细选出8男4女共12名家长代表参赛。经过初赛、半决赛和决赛的层层考验,四年级的家长代表力克群雄,胜利夺冠。比赛中,加油声、呐喊声震天动地,将运动会氛围推向高潮,大大增强了家校凝聚力。

(本报通讯员 高峰 王华君 摄)

与学生目光相遇时

□杭州市钱塘区河庄江东幼儿园
申屠波

我满怀期待地打开新接手班级的名单,一个熟悉的名字进入视线——方方。

我没教过他,但对他印象很深:圆脸、大眼睛,长得帅气。我曾看到,前任班主任王老师拉着他的手在前面走,他跟在王老师身后吃着自己的大拇指,嘴里偶尔蹦出几个含糊不清的词语。

经验告诉我,方方可能是需要特别关照的学生。

王老师告诉我:方方不能理解和遵守规则,上课坐不住,会在教室里游荡;对声音特别敏感,当音乐响起,就会兴奋得不能控制自己,像晕船一般东倒西歪;他几乎不参加集体活动,做早操对他来说是高难度运动;还有,方方不怎么与其他人交流,在班级里没有朋友……

我想起自己有个学生在读特殊教育专业的研究生,便向她咨询,让她给我一些专业建议。我在知网查阅了几十篇与孤独症相关的论文,加上我在大学期间学过的特殊教育知识,初步判断方方存在语言障碍,及早发现并干涉是应然之举。

开学前,我对方方进行了一次家访。

刚走出电梯,我就看到方方妈妈抱着方方在门口等候。“你好呀,方方。”我和他打招呼,他躲到妈妈后面。

我和方方妈妈坐下,方方就在房间里跑来跑去,似乎有点兴奋,但没有和我说话。

方方妈妈说:“可能是发育得比较慢吧,孩子两岁才说话,说的话我们也听不清楚。平时在家里一点也待不住,下雨天也要往外面跑。我们真的很焦虑,也不知道怎么办,总

担心幼儿园会劝退我们。”

我安慰她,幼儿园是不会劝退方方的,并表达了对她辛苦付出的理解。然后,我向她提出建议:带方方去医院做专业检查,在医生科学的诊断和专业的指导下帮助孩子。

也许是熟悉了我的存在,方方一屁股坐到我的腿上,并递给我一个小猫咪玩偶,刚才还有的害羞也在瞬间消失。

方方妈妈说,我和方方之前的一位早教教师特别像,都是温柔型的,那位教师也提过类似的建议。

方方并没有开口说话,眼睛也没有看我。我轻轻地把他的头转向我,对他说:“方方,我是老师,看着我。”

方方嘴里模仿着:“看着我。”但他的眼睛并没有看着我。

“方方,老师的眼睛在哪里?用手指一下。”

方方用手摸摸我的眼睛,目光终于落在我的脸上。

我摸摸他的头以示表扬,又一次说:“方方,看着我。”

这一次,方方只用了两秒钟就与我对视,笑着说:“老师。”

我抱抱他,他高兴极了。

方方妈妈又欣喜又惊讶,我向她解释,这是通过下达指令、鼓励强化的方式,训练方方的注意力;并建议家长平时也可以用方方喜欢的东西作为强化物,让方方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为。

我还准备了一个《唇舌操》视频,让方方妈妈平时放给孩子看,进行气息控制的训练。

两个星期后,我收到方方妈妈的信息:医院开具了儿童心理发育评估量表,并给出了专业的建议。

方方妈妈一再表示感谢,并附赠了一段方方邀请我再去他家玩的声音。

□永嘉县永临中学 林耀辉

有一天,我接到小凯的电话。聊到最后,他问我:“老师,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那双椰子鞋的秘密的?”

小凯的话把我的记忆拉回那个燥热的午后,那是高二刚分班后的一个课间。

小凯和小杰在教室里扭打在一起。我急忙跑到教室,分开两个学生,了解事情的经过。

原来,小凯听到小杰议论他那双椰子鞋是假的,气不过,两个人就发生了冲突。

不经意间,我看到小凯手臂上的瘀青,眉头一紧:“小凯,你是不是受伤了? 还有哪里也伤到了?”

小凯挥挥手,满不在乎地说:“老师,男人有点伤算什么? 我不是今天受的伤。”

我再仔细看伤痕,红紫色的,确实不像新伤。

后来,我拨通了小凯妈妈的电话。她沉默了好久,说:“老师,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,他的伤跟班里的同学没关系。是我没有教好孩子,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我的疑惑层层加码,于是,我找到小凯的高一班主任。这名班主任告诉我:“小凯曾说,家里有两个化妆品城等着他去继承,因此他到学校就是来混日子的。”

难道他真是一个富家子弟? 当天下午,我到小凯家去家访。小凯家是一幢30余年的老房子,墙壁发黄发黑,栅栏上的油漆似乎轻轻一碰就会剥落。

我的到来让小凯妈妈很意外,她着装朴素,双手粗糙,头发夹杂银丝。她一时手足无措,过了很久才发出邀请:“老师,您坐。”

经过交谈,我知道了,小凯的爸爸妈妈在镇上的一家排档打工,爸爸要到凌晨才下班,而那双椰子鞋确实是假的。

小凯的伤痕是上周他的爸爸拿皮带抽的,因为他爸爸秉承的是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“不打不成器”的理念。

晚上,我第一次拨通小凯爸爸的电话。“老师,我家那兔崽子又惹事了吗? 你跟他妈妈联系吧。”“啪”,电话就被挂断了。

我校的心理教师分析,家境的困顿与爸爸粗暴的教育方式导致了小凯的极度自卑,生怕别人看不起他,于是就靠吹嘘来补偿和排解。

我决定努力建立小凯的自信,因为我发现他在数学学习上有非常大的优势。

我和数学教师决定在班级举行数学说题比赛,并邀请小凯参加。他满不在乎地答应了。筹备比赛的那几天,我发现他在非常认真地准备。不出意外,小凯获得了冠军。

我计划举行一个简短而隆重的颁奖典礼,并邀请小凯爸爸当颁奖嘉宾。

有了上次的经验,第二次拨通小凯爸爸的电话,我立刻把小凯获奖的消息告诉他。

小凯爸爸很震惊,反复向我确认是不是打错了。

那天,小凯爸爸没有挂掉电话,跟我聊了很多关于小凯的事。

当小凯爸爸走进教室时,我关注到小凯马上低下头,变得紧张、不自然。而当看到屏幕上同学们写的颁奖词,爸爸亲手把奖状交给自己,还拍拍自己的肩膀时,我看到小凯的眼中闪现着不一样的光。这是父子和解的标志。

晚自习的时候,我把小凯叫出来谈心。谈到说题大赛,他的眼睛里充满自信,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。

我说:“希望以后我们能被你的才华吸引,而不是你的椰子鞋。自信的你就是最好的你,是什么物品都无法替代的。”

之后,“说题冠军”就成了小凯的新标签,那场椰子鞋风波渐渐地被人淡忘了。

第二届说题比赛如约而至,小凯穿上一双普通、干净的鞋子,自信地走上讲台。这个男孩再也不用物质的伪装来弥补内心的焦虑。

那双高仿椰子鞋他再也没有穿过,身上也再没有出现过伤痕。

高二结束前,小凯在周记里写到想成为一名医生,我欣喜他找到了自己的梦想。

高三那年,他非常努力。可高考揭榜后,奇迹终究没有发生。

填报志愿前,他穿着那双普通、干净的鞋子来到学校,坚定地告诉我他决定报护理专业:“老师,我想离梦想近一些。”

入学后,他发了一张自己穿白大褂的照片给我:“老师,梦想照进现实了。”

“林老师,谢谢你。”小凯爸爸在电话里说。

2020年,小凯毅然签下请愿书,申请前往抗疫一线,成为千千万万“大白”中的一员。他穿着那双普通、干净的鞋子,逆行在抗疫的路上。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,只不过是有人需要,他们才选择成为英雄。小凯在追光的过程中,成为自己生命中的那束光,照亮他人。

给他光,他就会追逐光,成为光

